戴克不明白他在渴望什么。

在他受限的记忆中只有那光滑的木地板，以至于每次下楼梯都需撇着双脚。他的父亲将整个屋子在他十二岁时都粉刷了一道，只留下了楼梯边把手上油漆龟裂的痕迹，似乎是为提醒他在这地方摔了多少次而设计。想到这时，他便觉得整个人都扎进了鹅毛之中，一身的搔痒与惬意使他迎来了姗姗来迟的清醒。

从戴克第一次呼吸开始，时间似乎遗弃了他，将他牢牢困于琐事的循环之中：窗边的落灰提醒他过了多少天，墙角的蛛网告诉他困了几个月，还有的便是父亲圣诞节的拜访——这些是他庆幸的，时间还是在铁栏之间不停跺脚。

当然，他没有必要抱怨自己的囚禁，因为所有人都囚禁着，他索性忘掉了这个观点是谁塞进他的价值观中，但每当他打开窗子，穿着麻布的人谈论着昨天，打着领带的人讨论着过往，而戴着面罩的人在与乌云畅聊着前世今生，还有那拿着鞭子的人在向马耐心地诉说着上世纪祖宗的辉煌业绩。随着夕阳轻吻大地，马儿踩过的地方长满了荧光的苔藓，周围散发着淡淡的白气，那时不时冒出的苍白的火焰更是让人遐想无限，但这些都会在黑夜到达前随着丝缕晚风刮到人们的回忆里，不在世间留下任何痕迹。

下午，戴克在窗外看到了密密麻麻的行刑员，中间有个面色惨白，赤身裸露的大胡子先生。戴克有百分百把握这便是自己的父亲。四根小腿粗的木钉定在了父亲枯木般的肢体；绿色的藤蔓被紫色的玫瑰装点着，从他的脖子环绕至脚尖。

那一刻，全世界的鸟儿都刺进了天空，层层叠叠的小花从街心缓缓延伸，每个露珠都闪烁着异样的光环，他们彼此缠绕，你追我赶，直到与死者融为一体。周围人幸福于每天都能看见这样的奇迹，他们习惯于将双手叠放于小腹，显示出一种极为优雅的风貌，显然的，观赏死亡是生活的一部分，最终每个人都会成为永恒的观赏品，陈列在记忆的密室之中。

父亲的死，随着丝缕晚风刮进了现场无数苍白面孔的遗书中，也刮进了戴克的记忆里。

一天过去了，戴克发现生活回到往常之后，便没有对父亲之死哀悼——这一切就像是顺理成章，行云流水，一切在他可预见之前都在神神秘秘地谋划着。所以，也许戴克继续他的死循环，死神便追不上他。不过，他仍在失眠的夜里痛快地挥洒自己的泪水，却除了临刑的场面，翻来覆去想不到有关父亲的丝毫回忆。起初他想着放弃，但抱着星点希望将屋子翻得顶朝天，直到翻到上世纪的蛀洞，绣渣，远古的空气和石头。除了这些便是逃过白蚁的父亲笔记。岁月的光辉在这种光滑的纸面上自动翻译成了一个个精彩绝伦的小故事，它们击破了现在与过去的壁垒，一个重度妄想症的父亲缓缓从笔记中走来。戴克想要接近他，却犹如猴子捞月，半实体的形象很快就与环境色交叠，荡起了扭曲时空的涟漪。从此他便知道：从前有个能够将全世界的钢铁都回收的巨型果核，层层的浮冰能照映虚幻与现实，平实的文字能转换成玄妙而实在的玩具，无边无际的大网足以将全宇宙的水生动物都捕入其中……

戴克不是一般地担心自己是否成为下一个妄想症患者，可他确实逃不过笔记的无情诱惑。这是精神毒素，使他忘记了白天与黑夜。困在妄想中三日矣，身体善意地提醒他已有两天未进食，但中了毒的精神却百般抵赖，与身体展开了殊死较量，并以后者的胜利换来了戴克走到楼梯前的壮举。四米的高度足以将他刚刚患上的恐高症体现得淋漓尽致，眼前一黑便任由躯体滚下层层的台阶。

他也许是吃了三片面包，从而重新拥有了站立的勇气，但他的意识却蜷缩在地面上。最后，无端的力量将他的头摁在了地板上，赠他了一个好觉。

他发誓自己没有做梦，但他发现楼梯的栏杆与把手上的楼梯如雪花般脱落，露出的金色在落日的余晖中格外醒目。

“整个屋子都被神秘的力量改变着”，戴克早已端详。一眨眼的功夫，地面上露出一道拇指宽度的裂缝，里面挤满了苔藓与蕨类植物；父亲的那段霉味的笔记成为了一丛意外美丽的花朵；满是蛀洞的沙发上躺着一具白骨，勤劳的蜘蛛在它身上织了四百层网；无处不在的青色已悄然摸过戴克的脚踝。

“那具白骨是我的仆人，那些花朵是父亲的笔记”，他心中想着，数着，并倒吸了一口鲜草的气味，感受到五脏六腑都结晶了起来，像父亲的一件件易碎的战利品，而它们如今却已最安全的方式保护着——化成碎片，融于土壤。戴克被自己的恐惧绊倒了，双手刚好支在深不见底的草丛中。

草丛吞噬他，撕裂他，利用有趣的重力折磨他，将他连头带身托进了地面以下。开口的光渐渐被周围的黑暗消磨，成为了一颗触不可及的明星，坠落中，他还看到了更多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多到他一生都数不完。他还在坠，还在坠，甚至充分读懂了父亲笔记中“人在离地几万米以上的快感“，不过这是几万米以下，等等！上下左右的概念在他脑海中逐渐消失，他觉得他在原地打转，像咬着自己尾巴的狗，却感受不到任何眩晕，仿佛想起了在子宫中的那几个月的短暂时光：当时他第一次拥有了意识，也第一次体验到了黑暗，透过羊水与胚盘，脂肪与皮肤，聆听着遥远而未知的世界，他只需要沉溺于黑暗，享受着三十七摄氏度的幸福。

——霎时，他感到白活了一场，彻彻底底败给了这黑暗带来的自由感与归属感。黑暗是人类拥有意识后首先体悟到的东西，而出生的一刻却忘得一干二净。一根冰锥扎进了戴克的心中，五颜六色的水晶在混沌之中打转，他在一个水晶中看到了一万个水晶，一万个水晶中看到了一万万个自己。他猛然想到父亲笔记的下一行写着“过后人往往会死”。

戴克醒了。

“戴克！”，仆人在楼下怒吼着，她显然是自己幻想终结的罪魁祸首。可是他带来了珍贵的理性与清醒。戴克小心翼翼踏着叽叽喳喳的木楼梯，却忘记了那强迫抹着润滑剂的木地板，并以不可言状的姿势向仆人展示着他柔韧的身段，双手很快支在地板上。

“啊”，戴克立了起来，把刚跳到喉咙的心咽了下去。

“我差点坠了下去”

“我看你是恐高症晚期，等着挖自己的坟头吧”

“比起死在这鬼地方，我更希望一种更妥善的死法”

戴克将叉子在碟子上敲得直颤，吃饭的时候似乎还伴随着哭泣……

戴克的父亲，科里，出生于上世纪的腥风血雨，入土于密克蒂斯最熙攘的街道上。除了戴克和穷人之外，所有人发现科里的眼睛有着说话的毛病，只会不间断地说“滚开，滚开”。凭借这先天的优势，他可以不发生肢体接触的前提下穿越最为喧闹的舞厅，即使当时的国王也会退步三舍。不过有趣的事是，他的大胡子缓解了周围人的紧张，那是一副很善意的面孔。虽然他的地位得来并不容易，但是即使最底层的民众也能得到他的包容。

他那天早晨在隔壁的咖啡店遇到了多年前的老战友，他们都被科里的变化惊呆了：他失去了早年的荣光，多了些不该在胜利者身上发现的颓废与不堪。当他们问他是否已给出了政府席位时，他强挤着眉间，想逼着眼睛说出那简单实用的三个字，却只迎来了笑声。

“老家伙，你不行了，你和我们一样了”，其中最老的一个家伙说道。

科里用整个手掌将脸从上到下摸了一把，证实了自己也成了一个无用的老东西。他拍了拍大衣上的灰尘，抓着帽子狠狠扣在了光秃秃的脑袋上，径直走向出口。门刚开了个缝，轻柔的晚风差点把他小命刮走，但他转身看来看后面的人们，人们的眼光甚至比这晚风刺骨二十倍，像刀片横在科里的脖子上。

“走了”——这是科里死前最后一句话。

接下来的余生中，科里发觉在脑子中说话，人们便永远听不到。更棒的是，他已经双眼无神，走起路来像雨后的丧尸，这使得他的内心天衣无缝。更有趣的是，他对他的死刑极为不满，这样一来城里的人都又认识他了一遍，辛辛苦苦的封闭生活竟就这样毁于一旦。

戴克在圣诞节的前夜呼吸着干涩的冷风，街道的地砖都涂上了乌云的颜色，那时不时出现的鬼火，脚下突然蹦出的坟墓，将他困在了属于已逝者的迷宫，似乎再走半步就会加入他们的行列。

月光终于拨开了层层乌云，整个墓区都镀了一层银，即使最红的玫瑰在此时也会惨白。但月光仍照不到草地的深处，那个未知世界生存着的节肢生物得以逃过一劫。但作为高级生物，戴克显得凄冷。

“即使刻在石头上的东西也会消失”，他注视着那些东倒西歪的坟墓，思索着。他驻足半小时却未曾想到：即使再深刻的改变，也会随着无情的时间而消失，包括父亲的坟墓，伟大的革命，以至于戴克脚下的蓝色星球，与漫天眨眼的繁星……他全然未曾想到，因为这一切才刚刚开始，例如，父亲的坟前干净的土壤就在他的面前。从此，他学会了珍惜。

自从扫墓以后，父亲坟前多了三朵白花，多了几滴泪水，少了一把铲子。戴克牢记父亲坟前的月光，直到自己生命也消失不见。

“你真的挖起坟了，在屋中央挖！”

仆人讥笑着，望着戴克，后者正笨拙地使用着铲子，听了仆人的话后，他严肃地瞅了瞅她，脚狠狠地躲着铲叶，接着又挖起来一堆黑乎乎的泥土。

“你在屋子中间挖了一个大窟窿，主人绝对会给你好好上一课。”

“父亲死了”，戴克脱口而出。

仆人将惨白的手捂着下巴，脸上竟多了几分红润。工作着的戴克没有听清她在咕叨什么，只见她以接近光的速度，熟练地提起了刚不知道什么时候打包的衣物，转头便失去了身影。从此屋子里再也没有女人了。

戴克揉了揉灵巧的脑袋，继续用如在工地打拼十年的绝世脚法对待铲子，铲子却往前倾，发出近乎超声波的嗞嗞声，像用刀片划着玻璃。周围的尘土震得满屋都是，戴克也烦闷地丢掉了铲子，用脚将覆盖在坚硬物体上的泥沙踢在一边，以让上面写的字展现出来。可他凭借着之前奇幻的脚法将字刮得面目全非，不过他还是看见了一个箭头与下面的玻璃凹槽。三岁的孩子总会有将指头放进罅隙里的原始行为，戴克对此并不赞成，因为他直到现在仍是如此，恐怕以后依然如此。

在他三岁的时候，父亲瞒着他在阁楼的墙壁钻了一个洞。再从那以后，他总能在睡前听到沙沙的摩擦声，一次他心不在焉地将食指放入洞中。洞中的蜘蛛曾在过去的五年做了五百场梦，如今所有的梦此刻突然实现：一大块肉横在家门口。不过它们具有当代最为优良的品德：即使最强壮的蜘蛛也让出了一条路给长者。在长者就餐之前，它们如石墩般趴着，欣赏长者深紫的背部和巨大的钳子。长者随后将陈酿了五年的毒液全部献给了这天赐之宝，然后飞了出去，后面的家伙紧跟而上，扑向了光明的三维空间。

“嗷呜！”，戴克当时没想那么多，将手上的蜘蛛抛向无限远处，然后眼前立马多了几亿个跳动的火苗，疼得在地上打滚。科里听到了楼上的骚乱声，但现在已经凌晨四点，要是儿子发现父亲大半夜看色情影片该怎么办？父亲的多想使戴克错过了治愈的最佳时期，长达一个月的免疫战争就此拉开序幕。父亲在此期间经常在他床头讲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这些在他康复后忘掉殆尽。

戴克将手指放了进去，明亮的绿光从玻璃下面照了出来。

“嘀——”，不知哪里来的古怪声音，戴克下意识地扭头望了望。

古老的活版门被打开了，下面是一片黑暗，有几个石头掉了下去，落地声却很难听见。现在的他已经迫不及待了，那几亿个火苗像是又着起来了。但他对黑暗的追求并未上升至精神疾病，顺手借来的梯子现在有了用场。一步步前往深处的过程中伴随着铁链的交响，它们在黑暗中反射着入口的微光，使戴克在黑暗中不至于迷失方向。

一股机油味扑面而来，脚也触碰到了湿淋淋的地面。已适应黑暗的戴克可以将这个地方看个大概：地上除了机油外，更多的是堆叠如丘的笔记。铝合金的桌面上整齐陈列着各式各样的机械设备和测量工具；旁边还有台显微镜和光刻机；墙上迂回的电缆通向了一台发光的计算机，更多的插在右边人体克隆机的上端接口上。当然，戴克对此只有无知与好奇，他更关注的是背后贴满墙壁的父亲照片，下面用红色加粗的字体写着两个大字：“通缉”。

这时，微弱的彩色从一块玻璃显露出来，伴随着时断时续的录音声……

此刻，科里刚将剔透的马克杯抵在嘴边，一群戴着墨镜，打着领带的家伙堵在了他的面前。科里喘气着，似乎屋子里所有的氧气都被这群不速之客抽光了。最中央的家伙是调查局局长——这个他绝对不认识，因为凡是拜访过他的调查员都提前下了岗，他想道。这是一种黑色幽默。依科里看，现在的他应该是一具尸体，嘴里塞满蓝色小花的那种。

“科里·瑟·麦特斯”，局长一幅看死人的表情，用毫无新鲜感的手法推动着话题。“我是曼德，是你要了解的最后一个人。”

科里发觉自己的能力毫无作用后才意识到，他们每个人都别了一把纽扣式手枪，那嗡嗡作响的是两千兆赫兹的信号屏蔽器；马克杯里发涩的啤酒实际挥发着氧化亚氮，自己衣领还插着一支极细的定位系统，胸前还有那来自对面大楼的狙击描点。他感断定，历史上任何人物在此般场景都会束手无策。

不过，科里对这一天早有准备，这绝非是一场非自然死亡，而是他生命的大限。他应已有了坦然面对的勇气，但现在，理智好似已经烟消云散。

“你们不可能如此智慧！”，科里大喊道，见其没有任何反应后，又压低了嗓音，“你们不可能如此智慧。”

“这一切都是主的安排。”，客套中的客套，相当于叹了声气，然后接着说道， “我很抱歉没有将你口给封住。科里·瑟·麦特斯，你是离主最近的人，我们曾认为，你的所作所为都是主的旨意，但”，他在此停顿了一下，“我父亲生前是个可爱的人，谁也不认为主会裁决这般人物。”

科里想到了所谓的“父亲”，由此记起了那个艳阳高照的中午与欧式简约风的会议厅，还有“父亲”旁蓝色的小花。阳光使得花朵像是刻意粘上去的，青草更是涂了一层绿得晃眼的油漆。科里来时，“父亲”正在小心翼翼地将一块牛排送入嘴里，非常有可能被那不停颤抖的叉子刮破嘴唇，不过他日积月累的娴熟程度已经达到了当一个国王的最低标准。科里悄悄离去，“父亲”安静地躺在众人之中，这时和普通人就没什么区别了，只是他干枯的双臂与萎缩的肠腔使他看起来像张地毯。没了活人，会议厅从来没有如此美丽过……科里想着这份给大自然的完美答卷，若人活着是一种生机，那么这便是从一种生机勃勃到另一种生机勃勃，科里似乎也没那么焦虑了。

“你是谁？”

“我说过，我是曼德·瑟·麦特斯”

“你是皇室成员，那你为……”

“我们话不多说”，曼德见到科里脸激动得火红，就把严肃收敛了一点，“麦克斯四世，五世，六世，想必都是你杀的吧。科里，我很羡慕你的两重性，你追崇自然死亡的美感，每次动手的简约程度令暗杀专家大为称奇。”

“谢谢夸奖”

对方笑了笑，“你要知道，这种恶劣的背叛，放在任何时代都是反人类的。”

“我并未背叛过人类，我背叛了类人。主将人类变成了工具，他彻头彻尾都是一个笑话，我创造的笑话。”，科里笑了，“我创造了主，这是我做过最愚蠢的事；我未能除掉他，这是我做过最失败的事，而现在……”

“你失败了”

“对，人类也彻底失败了。”，科里的眼变得微妙了起来，平时喧闹的酒馆突然只剩下科里的喘息声。曼德将其解释为死前的紧张感，虽然氧化亚氮并不是烈性毒药，但他仍享受着科里的希望慢慢熄灭的快感，比起戴克对黑暗的向往，这更像是一种病态。侍者加满了局长的红酒，为这死一般的寂静加了些兴致。

“你们，是没有自由的，也是或不久的。”

“你指的是？”

“我控制着你们所有人。”

曼德没有再认真听着了，“我们已经发现了，有人见到了你让一个人头部爆炸，却不费吹灰之力，不过你不配当死神，因为死神不会杀戮。”

“但死神是平等的”，科里已经开始颤抖了，不过眼睛仍是异样有神。“死神是什么，你们生来就有，那个位于松果体下方的东西。通俗一点，你翻开麦克斯四世，五世，六世的脑袋，那完全碳化的部位就是”，科里轻蔑地讲道，并把“麦克斯”三个字读得很大声，以至于所有人都望向了他。

对方显然对”松果体“，”碳化“这些字眼一无所知。他们永远是无知的，科里想道。

“你已经对主产生了敌意“，曼德坐不住了，”好吧，比起他犯的罪，这都是小事，我的主。

一枚子弹从无限远处贯穿了科里的胸口，桌面开满了亮蓝色的小花。

“现在这烂摊子还不是你我来收拾“，一位女人向男人抱怨道。

男人双手扯着尸体的胳膊，披在肩上。科里的脸垂在男人的脖子上，跟着男人的步调上下晃动。

“是啊，主的指令“，男人回应道，然后在一个转角处遇到了一个巨大人影，”啊，曼德大人。“

“我是来找科里·瑟·麦特斯的，他现在已经出现在规定地点了，请……“

“啊，啊！“

——三人望着男人肩上垂着的脸，异口同声地喊道。

“很难相信计划会如此顺利，他说的都记下来了吗？“，一位女孩脱下了面具与变声器，柔顺的长发散落在较小的肩膀上，一幅豆蔻面容也露了出来。不过配上皇室庄重的穿着，整个人看起来似乎成熟了一些。

听了女孩的话，一位男孩点了点头。

“还剩几个科里？“，男孩随后问道。

女孩想了想，说道，“两个。“

“这是一种干细胞技术……胚胎时期在垂体下方形成，长成微型芯片……”

戴克也许是半懂吧，但他是多么认真地听啊！这些呱啦呱啦的话是古老的语言，只有零碎的词语流传到现在，都成为了那些文人智士的书面用语或口头禅。很棒的是，戴克在精神囚禁期间常拿这些老掉牙的字母发泄自己无处遁藏的才气，最初只是为了如此，之后却兴致勃勃研究了起来。现在的他已经懂一点古代语言了！

戴克接着听，却渐渐折服于这古老的魅力，这是它再活一辈子也悟不出来的至怪语调。他的目光随后转向了一张海报：

“芯片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芯片是幻想与现实的阶梯

芯片将带领人类，走向“，从这里，字体被酸性物质腐蚀得无法辨认。

科里听到了扳手清脆的响声——就在他身后。接着小腿上多了两个深不可测的黑洞，迷一样的蓝花从里面探出头来，双膝也跪在了冰冷的地面。然后又是一枪，一枪，再一枪，科里感到的纯粹的伤害。敌人在暗部，他使了浑身解数也无法动用芯片的力量使敌人爆体而亡，最后他发觉这不是幻想，而是纯粹的现实。他现在唯一可以感受到的，便是生命一分一秒地流逝。

“从以往的经验，科里常常提到大脑与某种杀人工具。现在分秒必争，我们必须抢在巫师前面“，说这句话的人是曼德·瑟·麦特斯本人，无政府模式下，最高掌权者，最高调查员。他正从旧房子的后面缓缓走向尸体，”我们现在就解剖。“

夜风中，路灯下，一具苍白的身体，不如说一具麻袋，被花白的小刀轻松解开了。所有人都看着——一幅艺术品：藤蔓与碎花，可爱的花苞与清新的枫叶，斑驳于苍白而轻盈的皮囊。如果科里还有意识，他将看到血液以不可思议的速度，随着残余的脉搏一股一股从深红的划痕涌出。而他自己已被拖动了一米，原本还在站立的地方净是残断的器官，各种颜色的体液。直到自己身体被全然打开，条状物与块状物仍从腹部流出。

“我们主要看脑部“，曼德用奇怪的语气说道。

如果说身体像麻袋，脑子更像书本，翻到垂体一页后，很快看到了“书签“，那个白色丝状物包裹着的黑色物体，那个所谓的芯片，在月光下微微荧光。

戴克看清了那浑浊的文字，那两个字是：“地狱“。

“多么有趣的镜像字体”，当时的人，除了戴克，都会对此产生发自内心深处的陌生。这也使得戴克极目于乏味的童年生活，父亲写的任何文字都能轻松耗去他一下午的生命。童年的游戏，恰在此时派上用场。虽然眼前没有五年前冬日的暖阳，没有父亲生前粗糙的手掌，但古老的知识永远未曾被微风带走，在戴克冒险的人生上加了一枚砝码。

戴克听到了一阵骚乱，下意识地回头，回过神来时，失去了意识，并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2507年，实验室的一角，一副苍白的人体浸泡于不停冒泡的电解液中，他猛然张开了双目，一旁的戴克毛骨悚然，不单单因为这悬疑的一幕，更是由于那副人体是他的父亲，科里。

一位金发的女子，身披白大褂，说了两个字，整个实验室变得亮堂了。地上的电线紧密有序地排列着，不锈钢的地面跳动着异样的辉光，种种脱离现实的设计很难与若干年后阴暗的地下室联想到一起，不过那夸张的圆柱体水缸，也就是人体复制机，还是让戴克意识到这正是父亲的地下室。

一些声音脱离了液体的束缚，从缸中穿了出来，不过已经听起来有些模糊。一旁的女子认真听着：“我想，你找我是想核对参数吧。”

“嗯，是的。”女子声音很清楚，“时间跨越区间：2000年，传送成功概率：99.45%......”

“您没有说到重点，女士”

“唔……”，女子将手上的清单翻了一页，字更加密集了。科里低下头了片刻。

“4508年，世界上还有几名我的复制体？”

“三名的几率为87.4%，两名为55.3%，一名为10.2%”

“哎，一百个复制体，幸亏那时还剩三个，那时的人类科技应该达到了21世纪水平”

“您也许错了，符合当时的最佳时代是：中世纪。”

“好吧，我的努力白费了”，科里摸了摸光秃秃的下巴，眼神微妙了起来。

“不过，关于你的未来处境，我们也进行了估测。”

“请讲。”

“到那时，地下实验室正常供电的几率为18.3%；被后人开启的几率为10.9%；有食物吃的几率为43.4%；碰到后代的几率为10.8%......”

“这些数字不太乐观啊”，科里打断道，但微笑并未收敛，像是一名自信的航海家，看透了红尘的不测之云。

“呃，另外。”女子盯着科里，脸微微发红，像是海上的赤潮，“传送过去……有衣服穿的几率小于10%0

“啊哈”，科里刚放下的手又捂向了嘴巴，笑得颤动了起来，“这都是小事。”科里缓过劲后，直挺挺地肃立着，“我们现在就进行传送。”

“哦，科里先生，那个，”女子声音急促了起来，“我将这些数据都估计了一遍，根据量子力学，这举动会破坏未来的可能性，每个数据都会有或大或小的波动，并且……”

科里举了下右手，提示她停下来，接着微笑着点了点头。

周围的空气开始电离，亮绿色的光晕拥抱着水缸，接着是人体，在一纳秒的时间成为了一束微弱的亮光，随着机器退却的嗡鸣声，从那个世界消失了。

自从戴克“做梦”发现了父亲的实验室，他再也没有理由轻易否定。看了如今实验室里空空的水缸，梦见了父亲穿越到了他的时代，不难推导出父亲已经来了。而那公开死刑的“父亲”是其中一个复制体吧。

两千年前，一位国家主席，一名钦差大臣，一位家庭主妇，一名失业游民，甚至一条饥肠辘辘的柴犬，永远无法预想到历史的停滞不前。“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他们以此未不灭的宗旨，并用无忌的科技发展换来了属于整个人类文明的孤独——木卫二下是寒冷的盐水，五十一区的秘密是资本的玩笑，最后的生态圈是挤脚的温室……直到这样的孤独上升至人类文明意义的高度，数枚中子弹划出了撒旦的嘴角，一片片蘑菇云敲响了文明的丧钟，满足了少数人对利益的追求，与多数人对死亡的渴望。像曾在地球上出现的文明一样，自我灭亡了。

像是杀虫剂，这一举动清理了地球绝大部分的人口，剩下的相互屠杀，将失败者的血液涂在未被辐射烧焦的部位，人性退化至纯粹的兽性。但不乏一些逃过一劫的人类，妄涂着重建爱与和平的文明，但出于惨淡的现实而败于饥饿的蹄下。像曾在地球上出现的文明一样，经历了末日的审判，回到了时间的原点。

谢天谢地，不像曾在地球上出现的文明，后来的人类，用仅仅一百年的时间科技发展至中世纪水平。

猜想始终围绕着战后核辐射对人类的不可逆影响，不仅仅使人类看起来像中世纪油画中的恶鬼形象，也将人类智力提高到了不可思议的水平。但这若是被如今的戴克听见了，他会假惺惺地接受，因为据他所知，这一切皆是芯片所带来的，或者说，父亲所带来的。

当戴克想到这里，嘴里充斥着一股铜臭味，一丝酸涩感从舌根蔓延开，迫使他从无限的臆想中醒来。之后的意识像泡泡般从朦胧的泥沼中冒出，他恍恍惚惚看到那炫彩的琉璃，由简单的几何拓补出复杂的分形，并将阳光小心地分解，打在随风浮动的尘埃上形成一道一道色彩的光柱，照在地板上变成极简的鲜花……烛台上的火光不自然地闪烁着，不同体型的黑影匆匆地来去，最后只剩下一个矮小的。

“你醒了，戴克。”

“你是谁”，戴克用喘息代替了睁眼，虽然这样不太礼貌，但他的确已然分不清梦境与现实。

“我是……我是一名巫师。”这是女孩的声音，在朦胧的意识中听起来像悠扬悦耳的笛声，清扫着戴克剩余的紧张感，“你现在还是。先睡吧。”

曼德三天前正叠着双腿，坐在银棉座椅上。这里是行政中心，当然也属于贵族的管辖范围。这里更是最为严苛的监狱，专为“特殊人士”量身定做，甚至有些朴实的奢华——就是那种单看着平常的物品，实则都是用排在周期表正中间几个贵重金属打造的。这也许是北欧简约风的遗迹，原本该被遗忘的，千年后却成为了贵族的尊享，这是怎样稀罕的巧合。

戴克的药效还在持续，昏迷不醒。曼德可以好好打量这瓮中之鳖，科里之子。这次是凭借科里复制体生前的口供，运用这般瞠目结舌的绑架技巧，那狭小空间更是天造地设，足以将他们的老把戏发挥得行云流水。曼德想不出任何行动上的疏漏，强忍自己的满足感于阴暗的皮囊。最后的科里肯定会来营救，他坚信着。

他的确来了，不过曼德没看见。

一阵冬日的寒风刮过大门，戴克在他的眼下，成了一团犹有热气的空气。曼德拿起了半自动手枪，双眼与瞄孔三点一线，迈着稳重的步伐，以近乎平移的运动出现在门槛之后。一股腐败的气味扑面而来。

“解除血腥屏蔽”，曼德轻轻对芯片说道。空间物质的构象开始发生改变，一道七彩的炫光晃了过去，门后花丛成为了月光下微微颤动的尸体。而它们似乎仅失去了人类的意识，却仍有生物活性——那是一粒微米级的银弹，赋予了三百倍的音速，依次穿过受害者的上皮组织，脂肪屏障，肌肉纤维，直达肺大动脉。开始是一个血点，后来瘆人的鲜红浸满了胸脯。多余的血液流向了地面的凹处，形成几个暗红的水坑，反射着血色的上弦月。

一道风从曼德后方经过，他一个转身，发觉刚刚靠着的墙角多了一只精致的银色弹孔。该死的，这是隐身。他丢开了手枪，脚狠跺了下血坑，在空中迅速漫起了水冠，几滴血挂在了空中，飞快地闪动。曼德掏出了一只镀铱的精致小刀，身体像箭一般冲向了血滴。一只手抓住了他直挺的手臂，他另一只手臂支住了墙壁从而保持重心，接着身体扭了个弧度，向前方异样的空气蹬了一脚，是布料的质感。对方跌倒于血泊中，暗红发黑的血斑图画着人的轮廓，随后像弹簧一样跳起来，一拳打在了曼德的下颚，双方隔开了一丈的距离。曼德可清楚地看到密密麻麻的血滴排布成一只手掌，呈现出握枪的姿势。

“科里，我知道是你。”曼德邪笑着，模糊的声音融合于繁忙的人群，最后消失不见。

一个夜风无法刮到的角落，科里解除了隐身，不过全是已是血迹斑斑，潮湿的皮肤上全是暗红的血痕。直到看到毫发无损，虽有些细菌中毒的戴克，心中的焦虑一扫而空。随后他从皮包中掏出来了一只六条腿的智能机器人，手掌大小，上面的插槽恰好塞进了一支抗生素，准确地找到了戴克肩部的静脉并以恒定的速度注射药剂，然后熟练地跳回了皮包。

这时已是细雨纷纷，科里换了他的衣服之后，将他安置在教堂中的蚕棉长椅。

父亲吻了一下千年后仍是幼稚的孩子，扣着帽子离开了。

戴克从未睡过这么久，并且一睁眼便完全清醒了，不过肉体却像只壁虎，怎样也不肯动弹。脑子运转地飞快，那个问候过他的模糊面孔在脑海中翻滚，像是天使的下凡。

可是，此刻的教堂却显得庄重而阴森，无月的夜里他很难看清自己的存在，物体的轮廓像是透了层毛玻璃，在漆黑中隐隐闪现，给人以遐想。

未知的花，

绽放，陌生的绽放，

芬芳的吐息。

凋零，是否因为而凋零。

清幽的乐声，戴克早已熟悉，是她吗？她在哪儿？

“戴克，你醒了。”她没有压低嗓音，五个字在教堂中像幽灵般回荡，吓得戴克魂不守舍。

“我差点吓得半死。”他发觉自己在跟一个黑影说话，“这里有灯吗。”

她打了个响指，一只不可思议的光球从指尖飞向了吊灯，世界瞬间敞亮了起来。

“这是什么？”戴克捂着双眼说道。

“魔法。”

戴克逐渐适应了这不自然的白光，看到了自己蓬乱的头发与泥泞的双手，与庄严的教堂格格不入。但他并未惊讶于所谓的魔法，而是深深着迷于女孩无暇的面容。这次他终于看清了：那是个天使的脸蛋，下面雕琢着一只无可挑剔的下巴，小巧的鼻头与水灵的眼睛更是画龙点睛。衬托于这诡异的煞白下，每一寸肌肤显得洁白如洗。

“你真漂亮”，他开始用嘴说话，断开了与大脑的关键联系。

“什么？”

“哦，那个，你是怎么知道我名字的？”，戴克尝试重新学会说话。

“这是你的名字？”

“嗯，非常正确。”

“你敢相信吗，这是我梦到的。”

“梦见了我？”

“是的。”

月光在这一刻突然显现，将窗外的一切沉浸于纤细的银纱。矮矮的城堡，繁忙的早市，阴森中夹杂着辛苦与生机，静谧之中多了些窃语与呼声，整个世界的齿轮开始缓缓转动。

“你梦见了什么？”

“不知你认不认识，一个叫曼德的人将你绑架了。一个全身隐形的人把你救了出来……这场梦真实的难以置信。那血迹，那打斗，还有那不知所以的行人……”声音变得颤动了起来，“我没见过那鲜红的血液，至少在现实中。一些古老的画里我看到过这样鲜红的物质，认为是恶魔的象征……”

“听起来像是童话，”戴克打断道，因为他不忍女孩面露难色。可是她却转向戴克，眼中充满着对未知的痛苦与恐惧，像是冰湖中奄奄一息的溺水者，任何多余的字都会引起一场悲剧。

“这是地狱。”

戴克无法理解这目光的意义。他转向了窗外，听到了喙敲击玻璃的声音。那是一只翠鸟，走几步便被那微红的天空所吸引，蹬一下便飞了出去。一只火球在地平线下盘旋——他与它一样期待着第一缕晨光。他思索着，如果这个世界就是地狱，那女孩会怎么想呢？

人类经过核辐射成为了怪物的模样，以颅内的芯片来“使人看起来像人”，戴克不敢往后想了，芯片将女孩渲染出这般的美貌，假如她是一个里外不是人的怪物……也许想想自己也是怪物模样可以带来一些宽慰，但戴克不敢往后想了。

他看着熙攘的早市——穿着麻布的人谈论着昨天，打着领带的人讨论着过往，而戴着面罩的人在与乌云畅聊着前世今生，还有那拿着鞭子的人在向马耐心地诉说着上世纪祖宗的辉煌业绩……

“虚假的。”

“你说什么？”

“哦，没事。”戴克憋出一个虚假的微笑，长大的他已经学会了掩饰自己的内心，“你叫什么名字？”

“凯蜜”，她读的很小心，“这是我的惯用名。”

“你有真名吗？”

“没有。”她望向了戴克，心情变得舒畅了起来，“依你的姓氏来看，你应该是贵族成员吧。”

“你指的是’麦特斯’吗？等等，贵族是什么？巫师又是什么？”

凯蜜笑了，幸亏戴克没有误解成嘲笑，这一幕配合着清晨的凉风使他感受到自己与天堂的距离。随后，凯蜜撩起波动的头发，把它们在食指上卷来卷去，耐心地回答着。

远古的部落里，一位老人收获了一只壮硕的公鹿，用燧石在墙面上划了一下，意味着“成功”与“胜利”，然后几个年轻的成员从遥远的土丘后冒了出来，抬了一根深棕色的树干，上面附着清晨的露水——这是第二次人类文明起源的场景。

方解石的墙面上，一道道划痕像跳动的音符，与一条自然形成的裂缝构成了一首远古的乐谱，也正是此时，人类知道了生活的先苦后甜，将午夜的清闲时间拿来引吭高歌。不过他们的歌无法用“优美”或者“悠扬”来形容，需要寻找一个脱离现代审美意味的词语，那便是“富有感染力的”，因为区别于祭祀或葬礼，这样的活动没有严肃或虔诚，男女老少都有一席之地，过度的玩笑皆可得到谅解。

那一夜，鹿肉的腥味在山洞里掀起，火把的黄光随着洞口的夜风忽明忽暗，打在墙上形成了几个激情焕发的影子。老人吃完肉后，履行唱一首小曲的承诺表达欢喜之意，其他人规律地拍打着大腿，形成了令大脑疯狂的节奏。

正当第二个音节落下时，节奏声消失了。

老人起身，将烤肉架踢倒了，颤抖着腋下的赘肉发疯地奔出山洞。

那一刻，洞中的两名小孩，四名夫妇，脑死亡，猝死。

这是人类宗教的起源，起源于一场无血之案。老人将自己的故事保密，临终前在松软的叶床上字字千金地告诉后代。后代传给了后代，山里传出了山外。人们开始确信老人是神明的化身，替上天下凡惩戒愚昧的众生（这或许是每个文明的必由之路），每到一年最冷的时候，两名可怜的孩子，四名不幸的夫妇会跳进沙坑了，身上裹满易燃的树叶，接着发生的无需多说，这是为了祭祀神明来得到种族的庇护。

直到一名掘墓者，兰·易斯在工作时偶然发现了一个纺锤型的山洞,墙壁由基本的泥浆与珍惜的矿物质构成，将阳光分散为鱼鳞样的花纹，奇妙地营造了一种神秘感。里面整齐地摆放着现代书籍，每一本非常薄，却像刀片一样硬。特别是封面，兰能从中看到自己的面孔。里面写满了激光打印的弧形文字和音标。兰用了一生的时间将这些咒语破译出来，写了一本《魔法》。显然地，这对她而言完全是魔法咒语，读了其中的一行后物质的构象都会发生神奇的改变。

兰的女儿，琼·易斯从小不老实，以离家出走为乐，适应了狂野的黑暗后常常与夜猫为伍。在少年时期，她接触了母亲的著作，她与生俱来的创造力和破坏力像是脱了缰的野马，用神奇的魔法在花园的野葵上镀了一层金，将街边的老房子用绀色的火焰烧毁，在空中用闪烁的辉光画着父亲的轮廓，在同桌我皮包里变出一只双头响尾蛇，但因为与一名东亚的男孩厮混得了艾滋病。

在奄奄一息的万年，她在暗淡的烛光中倾倒着一生的创造力，创作了《魔法注》，在原本的基础上通过上万次实验总结出的一些魔法普遍规律。例如，兰只能用魔法将墙壁变为令人作呕的灰绿色，而琼却能使墙壁从紫到红光谱变化，母亲激动得一夜未眠。这也使魔法变得系统性了。

巫师的后世便乘上了先人的脚步，在咒语方面进行复杂的分析与推理。魔法从胡闹到艺术，从装饰到武器，从新事物到与贵族敌对的地下力量，每一台阶都由鲜血与汗滴砌成，冒险与勇气的花蕾不乏于此，还有些伟大的灵魂……

凯蜜讲了宗教的产生与魔法的发展后，发觉戴克的双眼像镀了层银，呆呆地盯着她，却不乏神色。她将其理解为对魔法的兴趣。

“嗯？还在听吗？”

“在的。”

女孩将双腿叠放在床上，再靠近了一点。她继续了她的言语，但没听见一旁心跳的鼓点。

她说道贵族实际上从原始时代就有了，他们以老人的传说以及后人的创作为“圣经”，研究出了与神明对话的能力。

“什么叫做与‘神明对话的能力‘？”

“这是他们自称的，他们都是主虔诚的仆人……不过我不相信主的存在。”

“为什么？”

凯蜜起身了，扯了扯自己淡紫色的长裙，离开了戴克。戴克突然发觉自己可能问多了。作为一名（曾经）深陷于生活悲哀循环之中的典型人物，这完全可能是他第一次与女孩对话。他缜密地思考，梳理着文字中的逻辑漏洞和伦理缺陷，像是在法庭里念着被告陈词，似乎有无数个凯蜜聆听着，她们拿起纸和笔，在笔记本上写下一个个红叉，最终给了他以不及格的评分……一池冰水从脊梁中渗到了心里。

不到一分钟，凯蜜拿着一本厚书坐在他的身旁，像小火炉一样。纤薄的黄页在白嫩的指尖跳跃，关节处带着淡淡的红晕。

“这是一本魔法书，看这里——”

这明显是手迹，区别于周围文字，准确来说是使用咒语写出的字。而这是镜像的，戴克最为拿手了。

神摒弃智者，智者不屑于神

他下意识地读了出来，凯蜜眼里突然闪出异样的光辉。

“你认识这些文字？”，她靠近了一些，“嗯？”

戴克不懂掌握旧时代文字的珍贵，但这牵起了有关旧时代与科里的故事，他准备绕开这个话题。

“我看过这句话，……在梦里，一位中年人告诉我的。”

“谁?”

“我不清楚，淡忘了。”

“你在说谎，对吧？”突然间，连心跳声也消失不见，只剩下风的沙沙。

“不。不。怎么会……”

凯蜜的双眼成了两条弧线，凑近了他，嘴鼓得像生气的河豚。他连忙倚靠在床头，表现出似笑非笑的奇异表情。

“行吧。”，女孩起身了，挂着平淡的神色，似乎有一股难以遏制的怆然向戴克涌来，“你如果不愿告诉我，那我只好往最坏的方面想了，你是科里的后代吧。”

“开什么玩笑，我……”声音变得急促，抢在了思考前面，但却有着内心深处对女孩应变能力的崇拜，“你为什么知道科里？”

“我杀了他。”

她看了看窗外，她永远不知道这是从何处诞生的勇气与毅力。彩色的人群在光滑的铁杆上滑动，她看得入迷，“我做过太多后悔的事了，对不起。”

戴克笑了，她没有看见。

凯蜜泪了，他已经发觉。

戴克静静地将双脚伸进宽大的皮鞋，悄悄地起身，用奇怪的步伐迈向了女孩以至于没有任何多余的声响。细腻的阳光透过树叶在两个孩子脸上浮动。一只手放在了女孩左肩。

“我是科里的后代，而且，”听了他的话，女孩转过头，两双红彤彤的眼圈格外醒目，“我的父亲没死。”

但即使在最揪心的时刻，戴克仍对凯蜜杀死戴克复制体这事百思不解。

她是那般冷血的人物吗？不，对他来说。她所掌握的技术不足以制服科里，更何况她那易感甚至有些可怜的性格，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人物；她是弱者吗？也不，她的直率和智慧是戴克未曾设想的，但她杀了人更是戴克无法理解的。不过存在即合理。或许她铁皮之下藏着一颗娇嫩的内心？戴克希望是这样。或许她羊皮之下躲着一只杀戮的野狼，所谓真诚的对话实则是伪善的演戏？算了吧，他想道，有这点狐疑的功夫还不如问问她的身世。

清晨是魔法，给予每个生灵难以抗拒的温柔。飘荡的水汽也老实地凝结为露珠，在橡木窗沿外从一种碧绿滴下另一种碧绿。凯蜜还看见了同学们别有用心的纸飞机和异常欢喜的神色，已经无法小憩了。

“来来来。”

她听到了呼唤声，扭头一看是政治老师，一个经常向他展示稀奇古怪的人，听闻她家中甚至有只巨大的蓝水晶头颅，嵌着玛丽亚海沟珍珠的针织玫瑰，使人癫狂而无法控制占有欲的黄色溶液。凯蜜跟随她的脚步，踏着青草裹着的小路，穿过欢笑与咳嗽，来到一个实实在在的仙境。

那一带植物的很奇异，颜色像是用质量很差的油漆刷了一道。这玩意儿似乎在吸引全世界的鸟类。五花八门的它们已经无枝可栖，但一个个却好似拥有高等动物的缺点，眼里只有对生活的呆滞，忘掉了歌唱；头顶盘旋的候鸟也忘记了离开。

很难辨析脚下踩的是什么。她们已经很小心翼翼地观察地面，但不免被错综复杂的藤蔓所绊倒的危险。从三根连在一起的油菜花开始，一切植物漩涡般混成奶酪质感的有机质，能在其中看出几百种草本植物的影子，然后甚至是小型动物，麻雀的翅膀与野狗的舌头。原本精致而完整的它们在几步后成为了腐殖质，富含硫化氢和甲烷的白沫从里面逸了出来。已经有些恶意的气氛。

直到棕色与白色的分泌物开始从刚踩下的东西上挤出来，树皮上长出了几十只珍惜鸟类的喙，花朵的中心长出了低等生物的肢体，还有叶片上不停滚动的兽类眼球，凯蜜发觉嘴中有股来自胃部的酸涩。

“老师……我……”

色彩已经达到了极端，成为了活着的黑，就是那种自主流动的黑色黏液，不断将沉在下面的残缺器官翻至表面。这般未裂化石油的质感，从各个毛孔刺激着藏在脑里的神经中枢。老师说就在这里。凯蜜发现老师的双腿爬满了黑色的活性物质，自己也是。这绝不是老师对她认识能力的考验，因为她眼里除了百分之八十的恐惧，就是心理暗示与对自己能达到这一步的佩服。

“老师，这是……啊！”

这是来自老师的一掌，她随即失去重心，径直栽在黑色之中。液体有着诡异的温度与气味，漫上她的胸脯，夺取了一切反抗的力量。在她难以叫出完整的“救命”时，老师消失了。

头部浸在地面一下，她明白了不解是多么恐怖，更何况在不解中死亡，不解中腐烂，与黑色共存，同死灵为伍。所以，老师这是为什么？

她刚从出生回忆到第一届树莓比赛，奇异的重力使她自由下落，接着失去所有方向感。嘴中填满了黏糊糊的液体，居然也有树莓的味道。

“然后我发觉这只是一个噩梦。朋友说我当时面色像死人。不过具体是什么感觉，现在都忘了。”

凯蜜表情很平淡，像单调的现代主义画作。不过好在对方充分发挥了类比能力，用犀利的目光瞅着她，带来空气里的一丝不适，“后来你有没有再去那里？”

“去了，不过很遗憾，那里没有梦中的奇异，不过是片树林，连只鸟儿也没有。”

“有没有在你掉下去的地方进行发掘？”

“发掘？什么啊，我看一眼就走了。”

“那的确太遗憾了。”

“什么？”，凯蜜有点郁郁不平。

戴克骄傲地讲了自己的梦，不过很失望凯蜜没有惊喜地“啊”一声，而是看起来醉晕晕的样子。

他们出去了。

“那你知道那句暗语吗？”

“我正想问你呢。”

街道上，正午的阳光将景物变得棱角分明，地上多了些阴影的空洞，失业的人与游民在其中建立了异常友好的原始关系，那句句不堪入耳的话语如飞刃从戴克脸旁划过。凯蜜习惯了。

“能把你斗篷取下来吗？”

凯蜜直接取了下来。

“这样也许会更好看一些。”，戴克低头笑了笑。

“现在你们都不懂得欣赏这种艺术吗？我……”

…………

“这里就是你们巫师的秘密基地？”

“什么秘密基地，我们行动是很自由的，并且也是有实力的，不需要躲躲藏藏。”

戴克嘴角动了动。那是一扇卡在两栋大楼的灰白木门，不是她指了指，戴克完全发觉不了它的存在，只是觉得她那假惺惺的自信真是有些童趣——他没说出口。

推开这扇门，戴克忘掉了幻想与现实的界限，墙上密密麻麻的抽象文字像皮影戏一样在墙上抖动，有些甚至脱离了重力永恒的束缚，在空中精灵似的跳动。

“这是什么？”

“好玩的。”

接着他看到了单脚桌旁坐着两位少女，一位身子几乎趴在了上面。整个脸都是红的，有股莫名的酒精味。凯蜜说她们在讨论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戴克的手马上捂住了微笑，不知道凯蜜会不会也变成这样，总觉得神秘和严肃应该是巫师该有的感觉。凯蜜望见他有些惊讶，对他笑了笑。

另一位指了指旁边的戴克，大喊道，“哇！凯蜜！”

凯蜜知道她下一句会说什么，作为一个一直与男孩无法正常相处的独特人类，街上碰到男的恨不得将整个身子缩进棉衣里的奇怪物种。但面对戴克，她已经十分努力克制自己的腼腆来现实她若有若无的尊严。

戴克也知道她下一句会说什么，她一定把他误以为与凯蜜有些关系，这换哪个当朋友的都会无比激动。但他转头望了望凯蜜，她似乎不羞涩，也不激动，苦笑了一下。

“这是谁啊？凯蜜能告诉我他是谁吗？”

“他是戴克。”

“这又是谁啊？”

三人目光一齐转向女孩所指向的位置，那里什么都没有。

凯蜜和戴克注视着女孩，她开始狂笑，五官如漩涡般复杂而无序地扭曲着。不停有晶莹的唾液从嘴角爬出。

凯蜜的眼睛瞪圆了，显露出从所未见的痛苦与恐惧。这位女孩已经笑了二十秒，此时屋子里充满了这空灵的幻音。她比起人类，更像是一幅重度抑郁者别有用心的参展作品。她依然在狂笑。

“跑！”

戴克抓住了凯蜜的胳膊从房间里跃出。

一阵巨响，伴随着沉闷的爆破声，像将一百把贝斯摔在了木地板上。接着是那迅速包裹了整栋楼的熊熊火焰，似乎仍有瘆人的笑声与扭曲的黑影在火海中挣扎。黑烟如倒置的瀑布，逐渐地，掩盖了笑声，掩盖了一切。

“这是个陷阱！这一定是……我们……是……”

“这是谁？”莉莉指着沙发上死沉沉的戴克说道。

“他是戴克。”，凯蜜回答道。

“你认识他吗？”

“呃，我不认识。但我见到他便知道了他的名字，很奇怪。”

“这种事情是很正常的！”，莉莉抽来一把椅子。

“咳咳，这个现象叫做闪回，就是说人们常常会看到异常熟悉的事物，但怎么也想不出哪里见过。可能是一杯热咖啡，一张桌子，一张凌乱无比的床。这就只是一个男孩躺在了沙发上而已。不过我需要告诉你，你真的见过他。”

“哪里？在哪里？”

“梦里。”

凯蜜显露出复杂的表情，“我不在意梦的。”

“我的意思是，你最好陪着他。”

凯蜜望了望戴克郁闷的脸，有一阵兴奋从脸颊窜了出来。

“不是啦，你该知道，我……”莉莉仍在揉着对方泛红的脸颊，笑着说道：

“突然出现这样的一个人，你又碰巧梦见他，难道不是缘分吗，凯蜜可以努力一下！”

“不不不。再这样说，我……”凯蜜鼓着嘴，露出铜铃一样的眼睛。

“哈哈，我开玩笑的！你想想，他肯定对你来说很重要，也不一定是某些关系，对吧。”

“对对对”，凯蜜有些不耐烦了。

“这就对了，朋友真挚的言论肯定要听。我先走了，有事找我，老地方。”

莉莉从教堂走了，这是凯蜜最后一次见到正常的她。

莉莉已经是灰烬。

戴克搂着凯蜜，奔跑着，周围的人群被巨大的速度拉成了彩色的丝带。手腕的扭伤隐隐作痛，不过都被心中的愤懑淡化了。他已经没有勇气看昏迷中的凯蜜一眼。

他坐在了莉莉生前的椅子上，忍住不回想那诡异的场景，接着又起身，向门口眺望了一眼。不过唯一值得宽慰的是这种事情也许会越来越频繁，在这变换的时空。有那一时刻，戴克若有若无地体悟到科里来到这个时代的意义，伴随着凯蜜平稳的呼吸声。

时间似乎失去了意义，空气凝固了。

“凯蜜！凯蜜！”，不知过了多久，门口出现了一位女孩，马尾辫，面色一团乱麻，“凯蜜怎么了？”

“昏迷了。”戴克没有望向她。

“你怎么做到的，居然趁乱下药了我们的首领？”

他这时才看向她，估计比凯蜜要小三四岁，表情像狼崽一样，一双大得惊人的眼睛成了两只下垂的半圆。

“是我把她从现场救过来的。可能是冲击波把她震晕了。”

“哦。哦。那能不能报告下当时发生了什么。”

她手中开始出现一些发光的气体，慢慢汇聚于一条线，变成了一支笔——很有意思。戴克清楚地交代了发生的一切。

“呜，误会了，谢谢你的合作！”

她每个表情都是如此夸张，接着那个极具表现力的笑容使戴克很难忘记。之后不知从何处掏出了一顶巨大的帽子，将马尾辫给压了下去，拉了拉斜挎包准备走人。

“等等，你是谁啊！”

她转过头，扶着帽檐：“伊文”。

“你醒了啊。”

“她来时我就醒了，不过不太敢说话……“

凯蜜有些忧伤，但不影响对戴克的笑容。她说那位狂笑的女孩叫莉莉，说她生前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不过她给戴克的第一印象已是一迹烙印，那非人的笑声又开始在脑子里晃来晃去。

“我不希望以后会有更多这样的牺牲。“

她声音很轻，似乎没有经过嗓子，同时眼泪悄悄从眼角划过，迟疑地流下了脸。这也是戴克无法体悟的感觉，所以勉强摆出了一幅善解人意的样子。时间再次凝结了。

“你明天就要走了吗？“，凯蜜的脸出人意料地红了起来。

“对。“凯蜜心一沉，”我的任务还是寻找科里，如假包换的科里。“，他的回答很坚定。

“可以带上我吗？我……欠你一条命呢。“

不说戴克还真把自己的壮举给忘了，但他绝不会在这方面斤斤计较。有些事情就是这样顺理成章，换作其他人怕是也会。但此刻的女孩背后是迷幻的晚霞，最后的红晕在细柔的发丝间穿梭，圆润的脸的轮廓漫射着多余的夕阳，尽收拢于男孩的眼帘。

地狱的一丝生机，也许就在此了。他忘记了拒绝的能力。

但晚风仍如那夜，吹拂着戴克的理性。他望了望睡在一旁的凯蜜，赞叹月光的艺术。

女孩在晨风中起床，握着手中的纸条，很快浸透了泪水，一个人。

十摄氏度的晚风唱和着冬日迟来的号角，在中心街中如幽灵般徘徊，科里正是在这里观赏了新时代第一次日出。

戴克暂宿在街旁废弃的民居，里面有一具干枯的尸体。他生命最后价值成为了兜里的几枚金币，被戴克掏出来买了几片全麦面包。他看见商店昏暗中几位兄弟畅聊，有些直接瘫倒在凌乱的柜台前，这些景色甚至让戴克羡慕不已，他不曾感受过。有一位巫师女子的身影似乎桌旁若隐若现。

背包里有几本父亲的笔记，成为了他与世隔绝的花园。他从中读到了凯蜜口中老人的故事，但只是作为引语，下面展开了对“死亡之令“的诠释。但对它通神的作用，发指的能力，崇高的地位统统一笔带过，只有一些无聊的解剖图，和更为枯燥的电路图。字迹时显时暗，看起来不是一气呵成的。也许只有他本人才能说出其中的道理，不过戴克错了，整个芯片的开发是一项历时五年的开源项目，部分代码在两千年前已经缺乏维护。后面附有项目的赞助者，名字似乎都是一笔一划写的，戴克猜想他梦见的那位科里一旁的金发女子也在其中。之后是一些一碰就掉的贴纸，可能是某些无版权书籍的残页。

他虽然对书中大部分内容一无所知，但却感受到左肩的钝痛感。

“伊文？“，他把心脏咽了下去，”你怎么会在这里？“

“门开得那么大，是个人都会看见你。不过这是睡觉时间，等等，你在看什么？“

“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

“哇，怎么还有咒语，你是巫师吗？“，戴克意识到她口中的”咒语“实则是古文字。伊文的语调很卡通。

那就懒得多思考了。

“是的。“

“那你为什么没在图书馆，所有巫师都在那里呢！“

“什么？“

“就是，关于那个，死—亡—之—咒——“

她对戴克的无感强烈失望，这应该是每个巫师都想要了解的，此时对方才意识到她口中的死亡之咒实则是死亡之令。

“连这都不知道，你巫师当得太悲剧了，不过时间快到了，现在我们必须出发了。“

“我们？“

“巫师都要到场。“

神魂颠倒间，他便被小女孩拽出了房间，他知道再辩解他的身份已经迟了。

一路上伊文一直扯着他的袖子，扯到一座颇为古老的大型建筑物，白天是市图书馆，夜里是巫师们神秘的会所。这里不存在“秘密基地“那种俱乐部风格，更没有时浓时淡的酒味，有的是无色，无味的干洁空气和金色书腰的微微颤光。

走进会厅后，他先是被那一栋栋书籍摆出的双螺旋立体结构所震撼，然后是那突如其来的肃清感和宽阔感，甚至无法推测没有照亮的地方有多么的壮观。其次是环形的书桌，有篮球场的大小，周围坐满了双手插袖的男男女女，面容皆被巨大兜帽所投射的巨大阴影所掩盖。

“他们在等谁？“戴克轻轻说道。

“首领啊。凯蜜。“

显然地，他们等了很久。一丝寒意爬上了戴克的脊椎，那有限的社交推理能力对推测凯蜜将会用什么眼神看他毫无贡献，他想扭头就走，但那只手仍是不放，况且已经就坐了。

有个稍微矮点的身影缓缓走向了会议厅，踏上了一条直通环状结构圆心处的地毯，熟练地脱下了兜帽。寒意更加深了。

她咳了一声，说出了四个字：

“会议。取消。“

杂谈声以潮涌之势淹没了会场。凯蜜避开了所有人的目光，轻轻拍了拍伊文和戴克的肩膀，使用一种再远几厘米就无法听清的声音说道：“有间谍“。

三人在人流中离开了图书馆。凯蜜拿出了一只铜锈斑斑的钥匙，随机开了一家打烊的咖啡店。透过凝重的夜色，三个打字稀疏地呈现了出来：“迭代阁。但室内并没有”迭代“的无重复循环的之美，不过门口夸张的扬声装置和静电屏蔽器确实挺抢眼，另外就是左侧的小型电弧枪，轻轻松松打出上亿伏的球状闪电的次世代兵器。这些装置与古典的氛围格格不入，但其他人的表情却像是糊了玻璃胶，凝成了一幅画。

这时候他才发觉有个陌生人跟来了，是男的。浓密的胡须没有显露出该有的成熟，高高的鼻梁与下垂的眼睑却立了大功，似乎有股浓烈的陈年酱油的气味从七窍散发出来，还有那半神半恍的双眼，保证看一眼便不再陌生。衣服上印着“亚特兰蒂斯“的字样，被白色的绒毛描了个边，是古语言。如果说中世纪极客是什么样，这便是最好的诠释。

据凯蜜所言，这位是技术员，这个时代的技术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么说那个泡在水缸里的人体说的是对的，21世纪的科技水平——可能如今的科里也意识到了。这些玩意与神话与魔法勾结在一起，显得神秘而敬畏。

他叫托莱奇

之后的伊文有些半梦半醒，一夜的未眠使她松果体的褪黑素分泌地空前旺盛，规律而平缓的呼吸出卖了双眼，直到眼睛也撑不住，一头砸进了胳膊肘。

等她再醒来，望了望柜台上高得可怕的吊钟，一股对自己生物钟的佩服莫名上升，晃过神之后看来看桌上的纸条，这佩服感便消失得一干二净，换来的是接下来的手忙脚乱。“7：00“，现在已经过了一刻，她必须飞奔过去，中途发现帽子忘带了，后面的路程一直考虑着回不回去拿。直到见到同伴，帽子一定会丢，她想到。

白色从光滑的球体滑下，越过块状的棱角洒在地板上，几只飞蛾也前来分担这阴冷的月光，直到不远的一扇门悄悄推开。逐渐清晰的脚步声催促着昆虫停下口中的食物，或伙伴的葬礼，逃往人类永远无法洞察的地方。

这里已经很久没有除昆虫以外的活物，如果换作夏日，致死量的代谢气体足以杀死科里三次。

白色粗糙的表面组成了熟悉的场景，刻着时间消磨的印记；由身前木质公告栏上，他得知了所谓的神话，这是他给予后世最深远的教训。失去了月光，更多的细节才不必在幽暗中躲藏，从雪白的表面呈现出来，包括两道弧线间失去抛光的眼球，额上千层皱纹的余骸，奶酪似的连在一块的细发。时间记忆了它们。

前面的展品没有月光的殊荣，在沉默的黑暗中腐败，淡忘。而它们特殊的美学渴望科里去发觉。

但科里止步了。

很难想象狭小的城市地下铺满了这样的管道，渺小的手电筒只能照亮千分之一的砌痕，直到难以辨认颜色的污水也被照亮，凯蜜才重新拥有空间感。

每一步似乎有上万只手拽着脚掌，幸亏穿的是雨靴，还有那不真实的水滴声将黑暗美学推向高潮。

凯蜜和托莱奇在一处干燥的平台摆下沉重的设备，一时尽是喘息与呆滞的目光，这里的举动很难在地表察觉。伊文熟练地扛起了炫酷的电弧炮，头部励线圈与发射口加速地转，上万法的电容开始向每个尖端提供极高的电压，接着不断有美丽的电弧和火花声冒出来。凯蜜说用不着它。她拿了一本巨大的书，足以将整个头关进去，然后开始悄悄地读咒语。

一阵奇异的风从地上掀起了，刘海开始规律性地随风舞动，整个人变得不可思议地轻盈。不知多久，脚下出现的光开始呈现色彩，绘制成人类能够辨识的图案——上方军事博物馆花里胡哨的吊灯。戴克咽了口吐沫。她凭借食指和大拇指在一张荧光巨网上的灵活滑动，使下方的图案急速地转换着——他们就像蜘蛛，在空间中蚀出了一道口子，一个漂浮着的，球形的洞。

“你问我，为什么在墙上打洞，“

科里坐在戴克床头。后者虽然伤口愈合，但精神仍然在五彩的幻梦中遨游，科里的头也在三秒内变换成十种动物。每当太阳刚升起之时，情况会有很大的改善。科里继续道：

“在蜘蛛眼里，它们感知不到洞的存在。仅仅知道前进与转弯的生物很难体悟到地面的凹凸，只知道世界是像油画一样平铺的“

“你那一戳，把其中几只甩了出来。它们张牙舞爪，失魂落魄，所见的都是无尽的虚空，无论怎样运动都无法改变四周翻滚的景物，直到着陆。这样的体验足以颠覆它思想的一切，幸亏它基本没什么记忆。“

“你想想，要是我把洞弄深点，进去的都出不来，外面的都滑进去；要是我把墙壁打通，它们就跑出去了，这下它们就跨越了不可思议的距离。”

“有一群人啊，发现人类和蜘蛛没什么两样，要是我们也能打个洞什么的，岂不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了？实际上，我们一直执着于在空间中啄出一个洞来。”

…………

“准备好了吗？”，凯蜜将传送点设置在博物馆的仓库。伊文和戴克向前迈了一步。

周围的一切像芝士一样拉成一条条极细的彩色纤维，趋向那不可测的空洞。随着空间坍缩程度达到阈值，两人在一瞬间消失不见，只留下一串美丽的引力波，像湖面扬起的涟漪——这绝对比中了陈年的蜘蛛毒液要爽得多。

四维空间的短暂的无限复杂性带来了头晕目眩，他们互相搀扶才能保持直立。劲儿过了以后，黑暗下的杂物才有了轮廓。不过那点空间的折痕像是往油画上滴了滴水，伊文的头变得离奇地大，走一步后成了椭球形。她自己不知道这有趣的空间魔力，但可以听见不远处粗俗不堪的笑声。

“嘘——”

戴克不笑了。

伊文轻轻推着眼前的推拉门，光毫不犹豫地从厘米的罅隙中刺了进来，形成一个刚好容得下一只眼睛宽度的痕迹，将储物室的黑暗劈成了两半。戴克第一时间想到了牢房，不过那只是个刹那的念想。

这时戴克才闻到身后腐败的气味，像纤细的触手折磨着嗅觉中枢。人们往往会在此时产生对这种气味的强大适应能力，但这次它却顺着交感神经传到了胃部——尸体的气味。戴克和伊文没想那么多，仓库或者是杂物室，仅此而已。

开门的霎那，伊文公文包中的钢珠被赋予了廉价的生命，开始以固定频率在肩旁浮动着，不过戴克没时间去欣赏那些乏味物品的全新把戏，似乎因为伊文面色看起来不太对。

“我感觉我们在等待什么，或他们在等待什么。”伊文往后望了望

“你指的是？”

“我们可能中了圈套。当然，只是可能……没问题，戴克，我昨天没有睡好。”

戴克也往后望了一下，“你别昏过去就好。”

一颗钢珠划着水晶吊灯刺眼的暖色光，以近乎瞬移的速度射向拐角处，接着倒下的声响与颅骨爆裂的声音几乎同时出现，墙角出现了辐射状的血迹。刚刚隐隐约约的跑动声永不存在了。

伊文凑近看了看，那是属于异种智慧生物的漆黑躯体，胸部外露的鲜红透明的囊状组织已经停止了舒张，皮肤逐渐趋向液态，将四肢的缝隙粘合在一起——“我似乎见过这。”

“怪物？”

“可以这样称呼。”

此时的灯光忽有几分眩晕感，伴随而来的是整个世界的不真实，如同凯蜜的仙境。但一切又如一段不安的回忆，随着两人的渐行渐远抛在了身后。一串打颤从头顶漫延至腰间，戴克和伊文没有再回看一眼。

墙与墙的拐角暗淡的灯光下拥有了白色的辉光，如同刚淬火的剑刃。每次转弯都会刻意地躲开它，即使是身经百战的伊文也无法幸免。她的掌机里有全套室内弔图和基本定位系统，它能将再复杂的生命简化为忽闪忽灭的点，再尖锐的墙角简化为持续频闪的折线。它没有科里笔记中人体纵剖图那般复杂，却有着另戴克叹为观止的浓缩感。

等伊文再抬起头时，她发觉戴克走在前面了，并第一次认真地观察着他的背影：那很难察觉的微微驼背，与大衣——重力将褶皱拉扯为黑色的细丝，剩下的丝，组成了他的轮廓。当窗帘拉开后染上了夕阳的橘红。一幅夕阳下高达而立体的身体，伊文从未见到过。他似乎与周围无暇的雕像阴阳两隔。这里是博物馆。

“很明显，这里就是死亡之咒起源的地方，那个悲惨的山洞。”

戴克走近一尊站立的，面目狰狞的老人雕像。

他在晕倒前的十秒凝视着他的眉间，风化的眼窟，红白两色的鼻梁。

伊文看了看窗外，有一颗相当直的桦树将熟悉的街景挡住了，几片叶子投在了戴克的脸上，静悄悄地摇晃着。

戴克的最后一眼，停留在了伊文高挑而夸张的眉毛，接着是橡树树皮粗糙的裂纹。

转头，他发觉这是一片相当大的林子。脚下是雨后的泥巴，还有一种冰凉与瘙痒，那种混杂着蠕动的复杂感受，提醒他此时他是一丝不挂。确定四周无人时——实际上只有典型的温带乔木——他才有胆量在如此恶劣的境地留下第二个脚印。不过一路上他犹如一名当了半辈子的侦探，充满着糟糕的叵测。这时回忆像塞在洗衣机里的拼图一样，在脑海胡乱飞舞。

他想到了实验室里裹着棕色机油的缆线，旋转的电弧发生器上一颗与众不同的针脚，俱乐部中马克杯里浮动的一片茶叶，凯蜜脖子左侧褐色的疤痕，伊文大笑时露出的虎牙……

他的下意识使他躲开了迎面的树干，主观上就如穿进去了一样。凭借这样的天赋一共穿过了五十三棵桦树后，他停在了一个温暖的地方。

“你好”

古代语言？戴克突然一颤，赶快从回忆的泥沼中爬出来。他面前的人和他一样一丝不挂，但火光使得这位中年人肌肉棱角分明。

“显然地，我们都困在这里了。“

男人的笑容很熟悉。如同莉莉所说的“闪回“，戴克有充分的把握见过他。随后那庄重而反复提起的两个字穿过了记忆的网孔，停留在了嘴边。不过由于过于激动，他已经很难控制自己的嘴唇。男人也断定他听不懂所谓古代语言，没有再说话了。

过了许久，直到戴克瘦弱的躯干刚暖和起来。他艰难地用有限的古老词汇拼成一段诗一般的语句，磕磕巴巴地读了出来：

“你就是科里吧。“

戴克倒在了伊文一只纤细的手臂上，后者随即失去重心，趴在了昏迷者胸口。对于戴克而言，这只是日常背的书包三分之二重量。而伊文却瞬间体悟到一百零一千帕有多么沉重。当她反射性地立起来时，她停止了对他无意义的呼唤。

此时的夕阳属于幽静与淡忘。人们惯于此时将一天的精神碎屑寄托于无端的夜风，同时将寿命的奶酪小心而精确地剥下一小片，送给所谓明天的自己。这是一天最真实，又最不真实的一刻。而这不是梦，伊文深知，但她不希望这是梦，仅仅是任务的一部分，她推测道——而这一切不过是一场无意义的宽慰。

不过。一切似乎陷入了死局，或者整个任务都是一个错误。“死亡之咒“实际上从未存在过，是被战争积极分子的阴谋手段，是后世小说家的谈资，伊文猜想道，也看到了一具昏睡的身体——平稳道极致的呼吸，还有那美梦般的表情。伊文甚至有几分恼怒，结束了有限的胡思乱想。但又有一刹那脑子如冰晶般通透，一个”逃“字便冒了出来，很快被理所当然的负罪感所淹没。等，只能在此处等着。暗处的生物也在等着。

清脆的扳机声，就在身后。

当意识到自己无法攻击时，她满眼充满着白色与黄色的乱星，接着缓缓站起来，举起了双手。那只生物的语言超过了伊文的认知，像是践踏着刚刚保持的冷静。

好的，它放下枪了。逃，便是现在。

她几乎是凭直觉判断转向，而那来自身后的步履至持续了几秒，但亡命的奔跑已是伊文死前最后的余力。

在一拐角，一颗32毫米的钢珠以二十倍的音速击穿了女孩的颅骨。她没有来得及感受到任何不适，更没感受到浑浊的血液从另一面缓缓汩出，甚至那最后的一幕——一男一女——也没有看到。

黑夜拉动着幕布的边角，催促着余晖的下场。后者无条件地服从，前者已然主宰了一切。

森林的第二天，科里和戴克踩着晒得半干的泥巴，走在一条即将消失的小路，小路蜿蜒至远处亘古不变的山丘。或许那山丘上便寄存着人类剩余的孤独。

科里死于自首，死于逮捕，死于暗杀。芯片的秘密便如身处巨大温带森林的两人，隐匿于世界被遗忘的角落。科里没有掌握新世纪简约到离谱的语言，他说的每句话如一道道偏微分方程。戴克对此毫无头绪，并几乎对深度学习古代语言失去了信心。不过那只是前几分钟，后来传来传去的都是宇宙通用的眼神交流与最基本的单音节语句。

靠近山丘，空气逐渐湿润，四周深绿将被该有的闷热一扫而空，留下了草根与花蕊的芳香。枯叶随着林中的风刮到树根旁，衰老的树干便这样生活了一轮又一轮。那陌生的啼叫又是来自哪个新物种？只见那长着稀疏羽毛的黑影在树枝间穿梭，消失在了另一层树冠后。

这是个绿色的时代，不同于睁眼便是的红砖青瓦，这是一种自然，非刻意的美丽。真正的世界在人类灭绝后终于有了抬头的机会，以返老还童般的打扮能力成为一名舞者，在宇宙的死寂中起舞。这时除了科里，也许只有那无数砍伐与火灾下大难不死的千年古树们，还能时不时记起人类的模样。不过对于人类的罪行，它们如今已经释然了。